



在老婆眼中，謝志誠是個擇善固執且忠於自己的巨人。

# 走出傷痛 再造家園 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的掌舵者 謝志誠

在一個微涼的午后，剛下了課堂的謝志誠教授和師母，  
在台大校園裡接受我們的訪談。  
高大木訥的謝教授，和幽默親切的師母，  
雖然看來跟一般夫妻沒兩樣，  
但身為「九二一基金會」執行長的謝志誠，  
卻是南投災區幾千名居民的希望！

採訪＝劉文怡 攝影＝高凱新（0930-063556）部份圖片提供＝謝志誠

財團法人九二一  
重建基金會  
震災

執行長謝志誠的話

早期我們是依著政府災後重建的架構，包括生活重建、住宅重建，還有公共設施、產業重建等等架構在進行。地震發生後，政府理出一個工作綱領，把整個重建分做幾個方向進行。當時，基金會被定位在比較偏向社會福利提供者的角色，所以捐款是用在補助地方政府，投入重點是在生活重建，補助重點是在勞保、公保、健保的自付保險費部分，及認養社會福利機構的修繕，然後補貼地方政府辦福利措施時的需要。

我上台之後，決策馬上一百八十

度大轉彎，把剩下經費的八成完全投入住宅重建，解決民衆住的問題。這

不但是人權問題，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。民衆的居住權，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。我們為了協助住宅重建，提了「築巢專案」，只要有八成以上的居民決定重建，我們便幫助他們貸款及協助重建程序事宜。所謂「三三三專案」，就是「善意善意善意」，只要人民有困難，我們就幫忙解決。

就像補釘師傅一樣，我們一塊一塊地將破洞補起來。這一塊需要重建，我們就成立一個案子，那一塊需要修繕，我們再成立一個案子，架構定好後，便往下延伸。「遠火救不了近水」，除了訓練縣市政府，居民們也要訓練；災民不能長期倚賴政府或捐款幫助，我們訓練災民如何辦手續、如何走程序，因為說穿了這是居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事情終歸要自己解決，我們只是扮演協助者的角色。所以，整個社區重建過程，必須由住戶自己依法主導，比如房子貸款還不出來，就變成基金會產權。也就是說，這筆錢一直在循環，回來的不

是現金，就是房子。

## 傳統嚴謹的家庭

「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」執行長謝志誠，來自一個很傳統的家庭，父親十分嚴肅謹慎和寡言。「我和父親這一輩子的談話，不超過現在訪談的時間。」早年，父親獨自在台北上班，一家七個兄弟姊妹住台南全靠母親照顧，因此訓練出七個孩子獨立且團結的個性。

謝志誠小時候，有先天性深度近視，國小一年級前的記憶一片模糊，直到被小二導師發現「這個孩子怎麼成績一直這麼差？」配戴眼鏡後，才改善了他迷迷糊糊、什麼也看不清楚的生活。

在那個年代，一個媽媽帶七個孩子，真是顧此失彼。或許，他今日能獨當一面，就是淵源於這成長過程吧！「爸爸是非常節儉的人，在台北工作時住公司宿舍，經常往返台北及

台南；我想，台灣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麼頻繁地搭著火車、客運，而從來沒有在車上或路途中買過一個便當。他出門前就把宿舍吃的東西打包帶

著，他絕對不花錢吃飯。雖然沒有人做過統計，但我想大概沒有第二個人做得到這些了！」謝父或許不苟言笑，或許難以親近，但肩負家計，刻苦耐勞，默默付出，突顯出為人父親的堅毅與偉大的精神。

因為先天深度近視，導致必須終身戴眼鏡：「他只有追我的時候戴過隱形眼鏡，追到就不戴了。」謝太太說。



## 擇善固執的個性

求學過程異常順利，謝志誠從成大機械系一路念完台大博碩士。「我們在大一時認識，結婚時已認識六年了。」謝太太輕鬆地說。「認識

他三十多年，只能用擇善固執形容他。他覺得該做的事就要堅持。他工作上的事，我完全沒有意見，因為只要他想做，我沒辦法阻擋。我們幾乎沒有意見相左的情形。」

為了理想和信念，謝志誠平均一個星期有三到四天，來往南投災區與士林家中，除此還得兼顧大學教書工作。「我以前是那種完全依賴先生的人，近幾年是因為他實在太忙，才把

自己訓練得很獨立。」現在謝太太將生活重心放在兩個女兒身上，一句「擇善固執」道盡她對先生絕對的尊敬與支持。

「我除了不會摺衣服，家事、煮飯都很在行。以前都是我在煮飯，還曾上過勁報的『名人廚房』呢！」謝志誠說這話時，太太在一旁猛點頭附和說：「他煮的比我好吃！」

他們家兩個女兒都很獨立，也很了解爸爸的工作性質，從不抱怨。「老大對重建工作深感興趣呢！」謝志誠嘴裡不說，心裡想必有一絲絲驕傲吧！「教職退休後，我還是會繼續做災後重建工作。這三年累積下來的經驗，我有責任把它推展出去。在這個位置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正做事。我是寓工作於娛樂的人，在娛樂中可以工作，這是最高境界。」謝志誠說。「你是娶了一個看得開的



(上) 外表木訥寡言的謝志誠，談起基金會的工作內容及災民，馬上就有截然不同的語調和眼神。

(下) 一雙姊妹花也承襲到父親聰明獨立的優點，讓父母無後顧之憂。

老婆！」太太反過來調侃他。

## 寶貴經驗要傳承

「九一一」這個曾經深深感動人的心的數字，三年多過去了，一切真的都被沖淡了嗎？兩千多條生命的剎然殞落，我們學得了什麼？

「任何議題、事情，在台灣都一樣，就像蛋塔熱般，在沒有辦法改變現狀下，如果我認為它值得堅持就一定去做。我相信，與其追隨議題，不如抓住值得的議題堅持下去。看長遠一點，歷史自有公斷，台灣這幾年議題很多，在歷史上都是曇花一現，但是九一一不一樣，若有人把它當作單一議題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我覺得，它對台灣有重大的意義，除了教訓的意義，還有經驗的意義。我現在能做的，是把我所學得的經驗傳承下去，避免災難再發生時不必要的損失。」謝志誠一口氣說出心中的鬱結。

時間或許可以沖淡一切，不該沖淡的是災難帶給我們對珍惜生命的省思，與對和諧共存的渴求。在你爭我奪、利益掛帥的社會現況

下，謝志誠憑著一己之力，把自己毫不保留的奉獻出去。

## 災難前的約定

「雖然，我現在的職業是教書，但重心是放在公益上。我預計五十五歲時退休。參予九一一重建是一個使命感，我一定要做好。做這些事比做教授更有成就感，反正學術領域裡面不差我一個，災後重建的工作再不做就沒有人了。」按照章程，兩年後基金會就要結束，「兩年時間實在太短，我們不能把災民丟著不管，還有很多後續的事要做。」在做執行長的過程中，他累積很多不同經驗，「我希望政府能夠推動一個活動：平時就和家人孩子坐下來仔細談妥——災難發生時，家人若各自逃命，最後應約在哪裡見面？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家庭，都沒有做好事前的約定，但災難卻隨時隨地可能發生。目前，日本教育體系便在推行這個部分，我已經把他們的防災應變手冊翻譯好了，希望與教育部合作推廣。」

採訪末了，謝志誠說他還有一

「教職退休後，我還是會繼續災後重建工作。」謝志誠不假思索的說。



個急切的希望：把重建工作中遇到問題時的處理方式與經驗傳承下去；等工作告一段落後，來自各方的捐款要回饋給大家，例如印防災應變手冊等等。「每一個重建的大樓背後，都有一個堅持不肯放棄的動人故事。」謝志誠對於重建的各種事宜不需記事簿，他把每一個居民的需求與現況，都牢牢記在腦海中。心繫災民，全力以赴，這就是謝志誠。我們謝謝他，也祝福他。

## 長夜將盡， 我們將重新站起來！

災區的女人家，

### 誓言要把家蓋回來

「我的淚一點一滴還給大地，只長出希望來。」

在九二一災後三年的今天，仍然有一群堅持不輕言放棄的女人，運用女性較強的韌性和溫柔、耐操煩的特質，向法令、人性與絕望對抗；在她們當中，絕大多數是不識字、沒有社

會經驗的傳統家庭主婦，「起家」是她們共同的心願，從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，到現在會寫公文、會看工程圖是她們共同的寫照。

向。但是美寶說如果現在不建，等到女兒那一代，產權所有的人數加倍，重建就更無望了。

大里市名人華廈重建負責人淑

南投市陽光新境更新會的美寶，連小學都沒畢業，先生剛從牢裡放出來，平常都倚賴美寶打零工過生活，兩個十多歲的女兒也因此長期輟學在家。但是她咬緊牙也要把家再蓋起來，因為媽媽給她的房子，將來要留給女兒們。

君與丈夫，也因為主導重建事宜，長期遭受黑函和人性中自私、不信任的壓力，患了嚴重的躁鬱症；曾經一度想帶著三個孩子，躲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，可是建家的夢想，又讓他們留了下来，是為了自己，更為了孩子的將來，這一關他們一定得挺過去。



(上) 淑君夫妻殷殷期盼的大樓快要完成了，她站在預建地看未來，希望一切的苦難趕快走遠。



(下) 旁人笑美寶，大字不識幾個，也要搞重建，美寶不以為意地回答：「我有秘書啊！」和媽媽情同姊妹的十七歲女兒，幫媽媽張羅著大小事，是媽媽最好的後盾。

